



诗人当有激愤与伤感

——蒋成忠先生《戊心斋续吟》读札

□周荣池

余与蒋成忠相识十余年矣，家父七十岁寿辰时他填词以贺，并在落款处称“义兄”可见其重情重义。先生治学严谨而海人不倦的风范我早有感受，2014年敝县建“诗乡”时我们始有接触，国庆间余感风寒卧床，便拾纸提笔“写诗”，一连七日竟照猫画虎粗制出近百首地方风物之作。后捧着草稿赴凌波路上戊心斋讨教，才知道所写“五言”“七言”竟然无一首合律。遂递烟奉茶请教蒋先生，其不厌其烦逐字逐句进行修改。有些内容几乎重写，终于知道古人所言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茎须”的艰辛与意境。后来《九十九首诗与一座城》印行，在敝人的文学生涯中是重要的一笔。炼字、炼句不仅对诗词创作本身有意义，对其他门类的书写也大有裨益。因先生与家父有“义兄”之谊，十数年间常有宴饮，而蒋先生酒量浅，三五钱酒便面红耳赤，酒余常有豪迈激越言语，颇有辽阔壮美之意。

余以为先生脸色之红非止因酒水，是心热而红脸，是有激愤与伤感之情绪，是一名诗人独特气质，值得后生深思与学习。“两会”期间，先生会场走来赠《戊心斋续吟》一册，我未及起身致谢，他已默然离开，留我在璀璨的灯光中握着一卷诗卷。内中有诗、词、散曲、联四集，按光阴顺序编辑，是一位老诗人十多年诗文的“编年史”。今天，或者因为太忙太快，年轻人鲜有吟诗填词弄曲制联者，又有人称环境变化了，过去典雅的语言太过于迂绕不合时宜了，这实在是一种“无知”，更是一种“无能”——我们一面声称要继承传统，一面又与典雅背道而驰。余亦不是腐朽的倒退者，但私以为古诗词在技术和艺术上给汉语提供的滋养，也会影响我们的写作——至少，在意境上有着深切的牵连。对于蒋先生的诗而言，我以为在“激愤”与“伤感”二词上可赏。

余所言之激愤，是蒋先生诗词之中常有老当益壮的激越，又多有忧时感事的悲愤。这就使得其诗“合于时”而又“合于事”，并非守着青灯黄卷的消极苦吟。他是乐观而放达的，比如其于2018年自驾西天雪域时的一组诗，七十岁吟诗已是可贵，而

能自驾壮游更是令人称叹，半月中其作诗二十四首，多有激越的佳句，如“穹庐跋涉寻殊境，揭地掀天苦探求”“青砖黛瓦还如是，天上仍悬新月光”“老岁远行西藏走，高原圣域竟风流”“草甸雪山山路好，江山无限在前程”“游罢高原归去急，若飞云梦度关山”“高山远水皆穷见，西藏回来不旅游”，字字句句，有激情、豪气与深情，是山水的暗示，也是内心对山水的暗示。诗词如流水汨汨而出，无有半点艰涩或暗晦。今天，我们青年人也应该学习辽阔豪迈之情，像大山大水一样去奔涌和抒情。当然，这也是一种诗人内在的气质，也不止是对他乡的山水有感有悟，而其对眼前的风光也常有明媚的吟咏。如《秦邮八景》八首，虽写旧景古事，但其“新咏”中能见到“新声”与“新意”，如“天降唐尧腾爽气，中华始祖万年铭”“日照苍烟波浩渺，彤霞一片更妖娆”“七公化险渔舟佑，恩泽人间解厄危”“高台半落浮云外，草木光辉入画图”。应该说这种激越的气质是诗人内心的光明——但光明不是纸上的呼告或表白，更应该是时与事的感悟与书写，因而由激越而悲愤，这才让激越不骇人，让高亢不空洞，让明媚不失真。

余以为诗稿中的词曲部分颇有一些“感愤”之词，这个平时在观蒋先生的朋友圈时常有感受。所谓“不平则鸣”，而诗人“一鸣惊人”，是对“时”与“事”的冷眼旁观与深切思考。如在《[黄钟·刮地风]河北涝灾》中有：“流注川倾雨不停，胆颤心惊；街淹路漫水如腾，地裂山崩。叹稼禾伤病；犬鸡丧命。”《[中吕·山坡羊]刀郎与〈罗刹海市〉》：“俗世情澜深似海，抬，捧上台，排，滚下台。”《[仙吕·忆王孙]鼠叫冤——追赶摊贩》：“偷耶吃肚腹枵，响动魂惊拼命逃，上帝生咱咱要饱。大花猫，尔有东家投喂好。”蒋先生的“愤”不是书卷上柔弱无力的“书愤”，亦非个人不满的“怨愤”，而是热心看世态的“共愤”，他“老而不朽”，能以清澈的目光去观察，以冷静的思考去分析，以劲健的气力去书写，这样的愤，可贵、可敬、可学。

曲水园印象

□陈治文

流贯穿其间，曲流满园，故借王羲之“曲水流觞”之典故，易名为雅致的曲水园。

曲水园内主体建筑是凝和堂及花神堂。凝和堂建于清乾隆三十二年(1767年)，单檐歇山式，粉墙黛瓦，四方高大，外形巍峨瞩目，十分庄严。堂脊饰有龙凤，象征福至呈祥，表达了人们的美好愿望。堂有回廊，廊下设栏，人们可以凭栏眺望园内美景。前厅门向南开，门口东西各置长窗，两侧置短窗。内堂面积宽大，达74平方米，宽敞明亮，堂正中上方悬“凝和堂”长方形匾额一块。引人入胜之处是其堂后面一偌大的荷花池，夏日荷叶翠绿茂盛，红白荷花争艳。秋冬残荷也不失为一景，形态各异，有一种沧桑之美。在凝和堂与荷花池之间，左中右各立一尊太湖奇石，潇洒飘逸，分别命名为福、禄、寿。距荷花池不远，则有曲水园另一主体建筑——花神堂，与凝和堂遥遥相望。

河边的码头

□韦志宝

声随风飘扬……任思绪如云，我下意识地俯下身，用双手轻轻捧起一汪清水，缓步走向河边的一块菜地，重拾过去用河水浇菜的岁月。

曾几何时，自来水得到普及，哗哗的自来水让河道上的码头静默。过去星罗棋布的码头，有的坍塌于水中，长满了青苔；有的已经风化，几乎不成形状。如今残缺不

诗人总是又有一种悲伤的气质的，这样才能体会并书写出与平常人不同的情绪从而感染平常人。当然诗人也是平常人，至少是基于常人的喜怒哀乐才可能动人而可靠。如果没有“私情”，我们难以想象怎样走进一篇作为人的诗，这一点我想就新诗旧韵而言是一个道理。所以激愤的蒋先生作为一名诗人，他和他的诗作还有另外一个侧面，那就是基于私人情怀的伤感。并非说蒋先生的诗词中没有喜悦之情，实际这样的诗作很多，有些从标题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但伤感并非是喜悦的反义词，它可能也蕴含在喜悦之中，是诗人和诗能够动人的本质——喜悦之中也含有某种出于诗意的伤感，这样的伤感才是有质量的。因此无论是闲情，是雅意，哪怕是即感，都因为诗人的敏感与伤感而造句成诗。如其《浣溪沙·闲适》中有句：“世上大欢吟妙句，人间至味饮清茶。偷闲学得做仙家。”《山花子·惊秋》中有句：“寄意时光停一息，莫相催。”《浣溪沙·咏小院盆栽丹桂》有句：“经暑熏蒸香更郁，凌寒冷冻绿尤浓。一株小院对苍穹。”这些诗词似乎并不能归类为一种，是伤时？是感怀？是念旧？好像是也不是，但其中的伤感形成了一种特别的质地，虽然因为时间顺序的排列夹杂在其他的诗中，但就像是光阴的变化，它有自己的耀眼的光泽，不会被遗忘或忽略，而且可能比激愤更高妙。

《戊心斋续吟》一书中收入诗、词、曲及联有一千四百多首/副，这让十年光阴显得无比丰赡可喜。诗词中亦多有酬唱之词，我觉得这非但不平俗，倒是显得非常生动，有这些，时光的节点就因为个人生命的痕迹而有了具象的物与事。这些是诗人自己的“诗史”，也是当代诗人的独特生命档案，让我们看到写古体诗的今人怎么想又是怎么写的。哪怕是简短的联，都凝聚着思考与深情，如《题高邮州署联》“行公道，罔违民，一身正气持勤政；拒私情，毋受贿，两袖清风做好官”的资政警言；《南京太平门联》“古城石城，高门接水多通达；平畴钟阜，阔路迎山得顺安”的歌颂之句；抑或是《无题联》“世原为世，不必精心来处世；人本是人，无须刻意去求人”的自律之思，都是生动的、雅致的，也是可靠的。这些诗句不会因为“古”而“旧”——古是一种来源，一种办法，也是一种意境。

诗人当有蒋先生身上的激愤和伤感，这样的生活将是深情的、深沉的，也是深刻的，同仁特别后学当以此为范。

花神堂三间抱厦，四周围廊，十分典雅。其周边有十多株桂树，不仅高耸挺拔，树龄均在百年以上，且形态各异，有的像松，有的若柳，有的如榆树。品种含金桂、银桂、玉桂、象牙桂、四季桂等，全年常绿，四季有香。这里还有特别引人注目的两棵对面相望的古槐，名曰盘槐，枝杈盘旋向上，犹如两个美女婀娜多姿，翩翩起舞，又似恩爱夫妻，相依相守，共历风霜。不远处还有一株白皮松，树干树杈雪白，犹如白霜塑身，苍老俊秀。至于古银杏，有好多株。

曲水园里，亭台楼阁廊众多，分布有致，各有故事，自成景点。如园内有一机云亭，这是园中唯一以人名命名的亭子。机云者，陆机、陆云兄弟二人也。他俩是青浦人，祖父陆逊、父亲陆抗都曾经是东吴重臣。魏灭吴后，陆机、陆云退居故里，闭门苦读十年，后诗文名扬天下，在文学史上并称“太康之英”，对两晋文风有深远影响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曲水园全年各式展览不断，如书画展、兰花展、菊花展、盆景展、钱币展、伟人像章展等，丰富了市民的精神需求和休闲生活。

全的老码头随同水渠一并得到有效治理，渠道更加整洁、宽敞，河水愈加干净、卫生，老码头俨然已成历史，只留下岁月痕迹，渐渐被人们淡忘。

我回过神来，从菜地又步入兴修的渠道。放眼望去，坚固的新码头星星点点地镶嵌在河边，与清澈的河水相融，与多姿的花木相伴。待到春光烂漫之时，还会有不少钓鱼爱好者踏上码头垂钓。虽然新码头的数量不多，也算不上壮观，但更能与宜居宜业的新农村生产、生活环境融为一体。

那渠、那水、那码头，就是一幅“和美乡村”之图景。

今泰州市海陵区渔行大街26号有一座福庆寺，又称夏思恭祠，是市文物保护单位。南宋端平(1234—1236)间，泰州知州许堪在州城北五里湖荡中筑堡城，是为泰州新城。元至正十三年(1353)五月，张士诚攻下泰州，在新城内设义兵元帅府及州治。至正二十五年，朱元璋部将徐达、常遇春率兵水陆夹击夺取泰州时，新城遭夷。传此战中，张士诚部下守将夏思恭战死，因其有恩德于当地百姓，后人们在其官舍处建造庙宇，供奉其像。亦如当地供奉的“都天大帝”，实为供奉张士诚。为掩人耳目，庙名起初不称“夏思恭祠”，而称“都土地庙”。清代以后，当地每逢庙会，人们会将夏的神像从庙里抬出参加迎会。

而据《明太祖实录》卷十八载：至正二十五年十月“己酉，张士诚淮安李院判来援泰州，常遇春击败之，擒万户吴聚等一百二十九人。遣人谕降城中，其金院严再兴、副使夏思忠、院判张士俊等拒守不下……闰十月庚辰，徐达、常遇春克泰州，虜张士诚将严再兴、夏思忠、张士俊等九十四人、卒五千，献捷于建康。”明钱谦益《国初群雄事略》、清陈梦雷等《钦定古今图书集成》亦从《实录》，称徐达、常遇春克泰州后，俘获严再兴、夏思忠、张士俊等人。则当地所传因守城而战死、后被百姓祠祀的夏思恭，当为夏思忠之讹，且夏思忠并未战死，而是被俘后押送至南京。那么，夏思忠系何人？

据元末陈基《忆亲堂记》一文、明成化《杭州府志》等载：夏思忠，字仲信，元末高邮人，年轻时曾任小吏。至正十三年五月，张士诚占据高邮后，思忠即追随士诚，任副使；至正十七年，士诚降元，受封太尉，思忠亦被授任江浙行省枢密院断事官，分治吴中，改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；至正二十三年，思忠任杭州路总管；二十五年，思忠守泰州新城被俘获。夏思忠为人开朗聪敏，胸无滞碍，为官敢作敢为，上下悦服。成化《杭州府志》、嘉靖《浙江通志》、嘉庆《重修扬州府志》、道光《续增高邮州志》等均为其立传。

在今杭州植物园北门的仁寿山脚东山弄口，岳王庙西百步之遥的绿荫丛中，有张宪墓遗址。张宪，字宗本，南宋闽州人，岳飞麾下抗金名将。他骁勇绝伦，屡建奇功，官至闽州观察使、御前军统制宣抚司副都统。公元1142年1月27日，张宪与岳飞、岳云同时被秦桧等杀害，后葬于杭州西湖边。绍兴三十二年(1162)，张宪冤狱得以昭雪，景定二年(1261)，被迫封为烈文侯。至元末，张宪墓已埋没于荒烟蔓草之中，杭州路总管夏思忠为彰显张宪忠贞爱国的功德，令人在其墓旁立碑以标识。至明正德十二年(1517)，夏思忠所立的墓碑已断落在丛生的草木中，官府对张宪墓重新封树，并在墓旁建“宋烈文侯祠”，建石坊于通衢。我们至今能凭吊瞻仰民族英雄张宪的陵墓，夏思忠功不可没。

至正二十三年，夏思忠见建好未十年的杭州儒学遭火灾，学宫、斋舍悉数烧毁，遂“慨然以兴复为己任”，将儒学南侧旧礼佛寺的地基全部买下，使儒学规模扩大，庙宇严整，成浙右之冠。

陈基为夏思忠位于杭州的寓所“忆亲堂”作记，褒扬其为子之孝，为官之“傲倪瑰奇，临义有勇”。清沈翼机等撰《浙江通志》时，对元代名宦重加考订，认为夏思忠当增补为杭州名宦。

明清时期各本《泰州志》均未见有福庆寺、都土地庙的记载，唯民国《续纂泰州志》载：“都土地庙，在赵公桥北。”赵公桥即今迎江桥，故《续纂泰州志》所指都土地庙，即今渔行大街26号的福庆寺无疑。不当地1986年登记上报文物保护单位定名“夏思恭祠”时，依据的是地方史料文献，还是当地百姓世代相传之说。由于岁月久远，祀典无征，窃以为恐因“恭”“忠”两字读音相近，百姓口耳相传而致误。若云张士诚手下另有一位叫夏思恭者，则应有可靠的文献资料佐证，方能让人信服。

另据隆庆《高邮州志》、万历《应天府志》载，洪武二十九年(1396)，高邮有夏思忠者以儒士被荐辟为官，永乐五至八年(1407—1410)任应天(今南京)府尹。可见明初高邮又有一位叫夏思忠者入朝为官，与元末高邮夏思忠当非同一人。

故笔者认为，泰州夏思恭祠的祠主当系元代杭州路总管、张士诚军中副使、因守泰州新城而被俘的高邮人夏思忠。

张士诚军中副使高邮夏思忠其人

□翟荣明